



〔苏联〕 勒·班台莱耶夫著
杜 承 南译

表

512.84

〔苏联〕 勒·班台莱耶夫著 杜 承 南译

表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表》和它的作者

优秀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家勒卡·班台莱耶夫，1908年诞生于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一个木材商的家庭里。父亲是行伍出身，后来解甲经商，他是一个脾气暴躁、而又好酒贪杯的人；母亲是一位教师，知书识礼，性情温顺。童年时代的班台莱耶夫看惯了父亲脸红筋胀的粗鲁醉态，和母亲那双哭得红腫了的眼睛。

八岁那年，班台莱耶夫的醉鬼父亲穷途潦倒，一命呜呼。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全部落到他母亲肩头上，生活的艰辛自不待言。多病的母亲拉扯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小儿女，离乡背井，四处奔波，尽力想寻求一个固定的工作。不幸的是这种吃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也没持续多久，班台莱耶夫十三岁时，竟与母亲走散了。人海茫茫，举目无亲；他从此只有飘

泊街头，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流浪儿，整天与小偷、乞丐、诈骗犯为伍；厮混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沾染上偷扒斗殴的恶习。我们不难想象，如果不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如果没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班台莱耶夫将昏昏噩噩地在社会的最底层沉沦，在肮脏污浊的烂泥潭里挣扎，最后终将被黑暗的罪恶社会所吞噬，这也是沙俄时代成千上万无依无靠的流浪儿童共同的悲惨命运。是苏维埃政权伸出温暖的巨手把他从烂泥潭里拉了上来，并把他送进少年教养院，接着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工读学校”。在那里，他学习了有关的文化课程，汲取了知识的甘霖，掌握了有用的技术，尤其重要的是受到生动而又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煦的春风吹开紧闭的心扉，温暖的阳光催发迟放的蓓蕾，他决定用汗水涤荡心灵的污秽，用奋斗谱写崭新的篇章，他懂得了人活在世上就要对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应让青春和生命发出光辉。

在工读学校度过的难忘的三年，是他生命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一个偷吃骗喝的流浪儿，变成一个社会需要的新人。

此后，班台莱耶夫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干过各式各样的工作：放映电影，修理皮鞋，还当过炊

事员和图书管理员，最后决定拿起笔杆，从事文学创作。

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吧，班台莱耶夫还在孩提时代，就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四岁时母亲教他识字，稍稍长大之后，开始勤奋读书，象一头钻进菜园的小羊嗜草那样，他贪婪地阅读一切能够找到的文学书籍，简直达到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地步。进工读学校以后，他爱读书的良好习惯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是书籍给了他知识，是知识给了他智慧和力量——给这个过去的流浪儿插上矫健的翅膀，驮着美好的理想在文学创作的长空鼓翼高翔。

班台莱耶夫于1925年开始发表作品，但多是影评、杂感、小品之类的短文，在读者中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后来他决定和工读学校的一位老同学合写一本小说，叙述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脱稿后，他俩兴致勃勃地把手稿交到一位当时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大人物的手里，希望早日得到发表。那位大编辑接过手稿匆匆瞟了一眼，他压根儿不相信这些小人物能够写出什么好书，信手把稿甩到一边去了。这瓢兜头泼来的冷水几乎浇熄班台莱耶夫心上炽燃的创作的火苗。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那叠

原已“判处死刑”的手稿，几经周折，竟辗转送到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手里；这下可有救了！马尔夏克一眼看出，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书中闪烁着作者的激情和才华，于是他郑重其事地把手稿向高尔基推荐，使这两个文坛新兵的处女作得以问世。作品受到广大青少年读者的热诚欢迎，班台莱耶夫也一举跃登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坛，从此在文学的田野上辛勤耕耘，结出累累果实，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

《表》是班台莱耶夫的重要作品之一，描写一个父母双亡的流浪儿别其卡，在闹市行窃遭到拘留，由于偶然的机缘把一个醉鬼的表骗为己有，最后觉悟提高，又主动把金表“原璧归赵”的故事。事件比较集中，情节也不复杂，但在班台莱耶夫多采的笔下，却写得新颖别致，妙趣横生。情节的发展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翻开这部作品，当最初的几行字跃入你的眼帘，主人公别其卡的命运也就一下子紧紧扣住你的心弦，使你再也不能把它丢开。幽默风趣的对话，激起你串串笑声，事态的急剧变化，使你屏息凝神，不得不为别其卡的命运担心。整个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却又自始至终围绕着表的得失而发

展。在这里，我们分明看见，作者的心与别其卡的心紧紧相贴，他俩的脉搏息息相通，因为在别其卡的身上就有着班台莱耶夫少年时的影子，作家饱蘸深情的描绘是发自肺腑的心声。作者在塑造人物上取得巨大成功。主角别其卡写得真实、细腻，书中的其他出场人物：醉鬼、卷毛警察、黑孩子，就连着墨不多的德国籍卫生员，独眼龙毕达可夫等人，在作者笔下无不被描绘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光阴易逝，从《表》的问世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过去，当年鲁迅先生从德语转译，把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我国的读者，距今也将近半个世纪。五十来年的悠悠岁月，时过境迁，不少作品的艺术生命随风而逝，在读者心灵上不留痕迹；但是，《表》则属于另一类作品；时间的波涛不能浇熄它的生命之火，岁月的风尘不能湮没它动人的艺术魅力，时至今日，仍然保持巨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的我国，当代的青少年读到这部作品，一定会感到生动亲切、真实可信。对少部份不幸失足、误入歧途的青少年，《表》就象一道亮光能够照亮他们蒙尘的眼睛；又象阵阵春天的薰风，把人间的希望和温暖，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注入他们的心田；给他们深深的启迪和教育，促使他们挥手告别昨天，迈步

走向新岸：象别其卡那样改正错误，转变成努力向上的好少年。

除了《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工读学校》和《凯普拉乌黎的复仇》外，班台莱耶夫还写过一位红军侦察员排除万难、终于将绝密军事情报送到上级手中的中篇小说《文件》，写过情趣盎然、引人入胜的短篇小说《大刷大洗》、《翘尾巴的火鸡》以及回忆录和童话集。

本书根据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的原作译出；插图亦根据原书复制，原图为波得里亚斯卡娅所绘。

译者

1983年5月于渝郊沙坪坝

别其卡·瓦里特的情况不妙了。

这天，别其卡在市场上溜达，脑子里转悠着乱七八糟的念头，又恼火、又难过，——肚子饿得咕咕叫，可身上一个子儿没有，连个香肠头也买不起。

钱，又没地方找。

肚子可饿坏喽。

想去偷秤砣，不但没偷到，还让人家用秤砣在后脑勺轻轻敲了一家伙。

别其卡只得连忙走开了。

他又想去偷一只桶，也没偷到手，只好丢下桶，继续朝前走。

忽然看到一位胖大娘，胖大娘站在街角卖面包，筐里的面包，又软又酥、香喷喷的，还直冒热气呢。



别其卡提心吊胆地走到那位大娘面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拿了一块面包，闻了一下，然后塞进衣袋里，连句粗话也没说，转过身来，悠闲自在地走了。

可胖大娘却赶了上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高声嚷道：

“小偷，还我的面包。”

“什么面包？”别其卡边问边朝前走着。

这时已经有一大堆人围了上来。有个人用手掐住他的脖子，另一个从背后用膝盖顶他，把他顶倒在地，接着一顿拳打脚踢；然后大群人把他拖到警察局，交给市场纠查队。

拖到地方，找到了队长。

“这个，是怎么回事，你瞧，这是个小毛贼，偷了块面包！”

队长很忙，没功夫见别其卡，命令把他关起来。

别其卡被关进禁闭室：“老实点呆着！”

拘留所里，别其卡坐在一根脏得要命、破旧不堪的长凳上，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窗户上有铁栅，铁栅外是明朗的晴空，蓝茵茵的天，万里无云，蓝得象水兵的衣领。

别其卡注视着天空，烦恼不安的念头老在脑子里打转儿，心里难过极了。

“天哪，”别其卡想道，“我的命运真是太不幸了，我这个流浪儿又翻船啦，这块鬼面包可把我害苦了。”

心里可真烦啊，要是有人打从前天起就没尝到面包的味道，他能不烦吗？蹲在大牢里过日子能开心

吗？老欣赏天空，他能不腻么？真要是为什么正经事，倒还可说，而现在，不过是为了一块面包，呸，活见鬼！

当然，别其卡心里不是滋味，他眯起眼睛，决心听凭命运的摆布，主意刚拿定，忽然听见敲什么东西的声音，敲得相当重，不，不是敲门声，是敲墙壁，对，是敲墙板。

别其卡站起身来，瞪大眼睛，侧耳倾听，果然是有人想用拳头把这木板壁打穿。

别其卡走过去，眯起眼往墙缝里瞧，他看见石墙壁，长条凳，铁栏窗，满地的烟屁股，屋里空空荡荡，连人影儿也没有一个，他实在有点纳闷，这敲墙声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什么鬼声音，”别其卡暗自琢磨，“是在钉钉子，还是在打臭虫？”

正想到这儿，耳边又响起声音，瘡哑的、含糊糊的低嗓音从屋角传来：

“救救俺吧，亲娘呀！”

别其卡跑到屋角的炉边，炉边的墙壁上有条缝，别其卡瞅见板缝那边凑过来一个鼻子，鼻子底下抖动着—撮胡须，一只乌黑的斜眼珠，无限痛楚地盯着别其卡。

“亲娘呀！”沙嗓子含混不清地哼着，“宝贝！看在上帝的份上，放我出去吧！”

那只眼球象个蟑螂在板缝间骨碌碌直转。“这是个什么怪物呢？”别其卡不由一惊，“是疯子还是酒鬼？肯定是个醉鬼，可不，酒气直冲鼻子，呕！”

那酒味儿还真有点厉害，满屋子都是。弄不清它是自家酿制的，还是伏特加酒，反正劲够大的。

“亲娘呀！”那酒鬼低低哼着，“亲娘！”

别其卡站在那儿看着，压根儿不想和那醉鬼搭话。要是在别的时候，他准会和他聊聊，可这会儿，没那份心思，只说了句：

“你嚷个啥？”

“放了我，亲爱的，”醉鬼说，“放了我吧，心肝宝贝儿。”

突然又尖声叫道：

“大人阁下！同志老爷！您放了我吧，孩子们都在家等我呀！”

别其卡觉得实在滑稽得很。

“笨蛋，我怎么能放你出去呢！”他说，“我自己也跟你一样，被关在这儿了，你这个糊涂虫。”

别其卡忽然看见醉鬼把手从墙壁板缝里伸了过来，在疙疙瘩瘩的手掌上托着一块表，一块金表，

成色十足的金表，还带着表链，镶着各种小玩艺儿，挂着装饰品。

醉鬼那只斜眼珠直转悠，压低嗓门说：

“首长同志，您放我出去吧，我孝敬你一块表，瞧，多棒的表呀……还嘀嗒嘀嗒响呢……”

可不是吗，那表正嘀嗒嘀嗒地响着呢。

别其卡的心也合着表的节拍扑咚扑咚地跳动。

他一把抓过表，大步跑到屋角窗户旁边，兴奋得气都喘不过来了，血往小脑瓜里直冒。

那醉汉高举手臂，喊了起来。

“救命哪！”

他跺着脚，没命地喊着：

“救命呀，抓强盗！抓强盗！”

这下可把别其卡吓得够呛，他撒腿跑回屋角，血又从大脑回流到脚后跟，他慌慌张张地用手指抓扯表链，把那些五花八门的小玩艺儿装饰品：什么小象呀，小狗呀，小马掌呀，还有一块象个小梨的碧绿的翡翠呀，抓得晃晃悠悠，叮叮咣咣响。

别其卡一把扯下表链，连那些玩艺儿一股脑儿塞给醉鬼。

“这里，快拿去！”

那醉鬼早就让酒弄得迷迷糊糊的，接过表链，

把表却忘得一干二净。

“谢谢，”他喃喃说道，“多谢你了，亲爱的宝贝！”

他从板缝那边伸过手来，想亲热地摸摸别其卡，还把嘴唇嚙过那条裂缝，象头小猪一样啧啧响着，打算和他亲嘴。

“亲娘啊！”

别其卡又站在窗下，热血重又往他脑袋里直涌，脑袋里嗡嗡响，乱糟糟的。

“嘴，运气真不赖，”别其卡想道。

他摊开手，端详那块表。铁栏外，蓝蓝的天空阳光朗照，别其卡手上金表闪耀，他冲着表呵了口气，金表顿时黯然失色，他用破衣袖一揩，那表重又闪闪发亮，别其卡顿时心花怒放了。

“聪明人说得一点不错，”他暗自想道，“逢凶可以化吉嘛，如今我弄到这玩艺儿，这样的玩艺不管哪家旧货店都肯出五十个卢布的，干吗才五十个卢布？还要多得多！”

别其卡有点儿飘飘然了，他开始尽情畅想起来，头一样要买的就是白面包，一块挺大挺大的面包，再买猪油，吃白面包蘸蘸猪油，还得喝些可可，接着再买一长串香肠，还要买高级香烟，再买一身衣

服：大脚裤、衬衣、海魂衫……还有统靴。唉，老坐在这儿空想有啥用，现在只要我能逃出去。然后可就……

的确，诸事都如意，只有一桩不太妙。别其卡被拘留了，他在蹲大牢，就象老鼠掉到罐里。窗上有铁栏，门上有铁锁，幸福在手里捏着，可惜就是走不脱。小家伙让人给钉得死死地挪不了窝。“算了，”别其卡想道，“没啥了不起，去他的吧，蹲到晚上再说吧，好在死不了人。晚上，市场一收摊，他们肯定会放我。”

到天黑就会放的。别其卡心中有数，又不是第一回了，以前早经历过啦。可是到晚上还够你等啊，太阳还在天空闲溜达呢！

他又对表看了最后一眼，然后藏进破烂的裤袋里；为了保险，还把口袋拴了一个疙瘩，这才放下心来。

隔壁的叫嚷和敲打全都停止了，忽然门锁响了，别其卡还没来得及眨一下眼睛，房门已经打开，一个黑皮肤卷头发的警察走过来并对他说：

“喂，公民，请你开路吧！”

别其卡高兴得要命，甚至有点手足无措了。他跳了起来，提了提裤子，三步并作两步，走出房

门，卷发警察紧跟在后面。

“快走，公民，”他说，“见队长去。”

“行啊……”

别其卡走到队长跟前。队长坐在一张绿色的桌子旁边，手里拿着一纸公文，晃动着，身上制服的纽扣已解开，脖子通红的，热气直冒，嘴里叼着烟卷儿，朝天花板吐着烟圈儿。

“你好啊，小扒手。”他说。

“你好！”别其卡答道。

他毕恭毕敬地站着，老实巴交的，笑咪咪地望着队长，好象啥坏事也不会干似的。队长继续吐他的烟圈，读他的文件。

“你说吧，亲爱的公民！你哪年生的？”

“哪年生不清楚，反正十一岁了。”别其卡回答道。

“那你看看你这是第几回到咱这儿作客了？象是第七回吧？”

“不对，这才第五回。”别其卡答道。

